

大破劍光障

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再版

大破劍光陣

全二冊定價銀二元八角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著	評	校	出	印	分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何	徐	張	育	育	各
一	枕	光	新	新	埠
峯	亞	宇	書	書	各
			局	局	大
					書
					局

總發行所  
仙上海橋恆茂里  
育新書局

武俠小說 大破劍光陣下冊目錄

第四十九回

女道學直言化頑婢

老劍仙熱血教徒兒

第五十回

愧汝知機女中識豪傑

授人以柄閩外縛英雄

第五十一回

報兄仇天鵬下山林

惹情絲聖母現色相

第五十二回

遺帕惹相思痴心如醉

微波通款曲香夢方酣

第五十三回

雨洗芙蓉幽齋勞繡纒

春生玉腕綺夢太荒唐

第五十四回

秦小姐含淚返金丹

鍾劍仙驅妖招惡怨

第五十五回

漫天撒飛網難弟尋仇

平地煽風波強人犯戒

第五十六回

金石胆三入迷魂陣

祁天鵬再犯緊箍符

目次

第五十七回

波翻雲詭聖母責狂徒

弓急弦張劍仙會秦嶽

第五十八回

祁法師初木雨露恩

秦教主大擺劍光陣

第五十九回

朱子民初犯劍光陣

鍾維嶽再會俠男兒

第六十回

錦囊傳妙計道力彌綸

殺陣種情花春心宛轉

第六十一回

紅衣女妙使百靈旛

嵩嶽仙智襲五行陣

第六十二回

賜仙丹桐葉救徒兒

入山洞鍾老破勁敵

第六十三回

孫旭東飲劍入泉台

黃精甫返風燒孽陣

第六十四回

出山洞誤入八陣圖

除妖魔香解三里霧

武俠  
小說

# 大破劍光陣下冊

## 第四十九回

淮東何一峯著  
徐枕亞評

女道學直言化頑婢

老劍仙熱血教徒兒

話說祁鳳姐在薛星符一劍劈下來的時候。仍然神色不動。含淚受刑。星符又冷笑了一笑。把劍掣回了。接着又喚了一聲鳳喜。那婢女便應聲而至。見星符狠聲虎氣的手裏正掣着一枝寶劍。便向星符福了福。說薛爺光是這樣的猴急。是急不出道理來的。又沒有在那裏吃醉了酒。把眼睛都氣紅了。氣壞了身子。值得多哩。星符聽了。指着鳳姐向他說道。偏是這

女道學直言化頑婢

老劍仙熱血教徒兒

騾子骨的貨色。受不起我這一路香火。我恨起來。便要用劍在他身上戳個稀爛。不過干碍這地方的規矩。從來對於這般騾子骨的貨色。如果換過心來。自然要重重的抬舉他。萬一長此執迷不悟。就得將他送進血牢裏去。攏共同他算個總賬。你給我明白的警告他。我去立等你的回話。一面說。一面便走出房來。鳳喜見星符走了。便向鳳姐說道。祁小姐。我勸你看穿了些兒罷。這還是薛爺待我們女人好。才肯這樣的開導你。你若碰到我們郭爺的手裏。他想盡情來享受你這溫柔艷福。你稍有違逆他的意思。就沒有第二句話同你多講。隨便畫一道符。念幾句咒語。就將你押入血牢中去。叫你死了化成血。化成水。不留骨殖在人間哩。薛爺的性格。却和郭爺是大不同了。薛爺對外是一隻虎。什麼人都怕他。對你又是一

匹小綿羊。祇要小姐順從了他。那怕就替小姐做當差。做跟班的。他都願意。我看少姐很算得個漂亮的人。事情到了這一關。你要想保全這千金的身體。毋論如何。你都保全不了。我們不幸做個女孩兒。這麼鉛刀一割的苦痛。反正是不能避免的。何況你是薛爺爺心愛的人。你越是抗拒他。他心裏越愛着你。你這時順從了他。却能享人所不能享的風流艷福。睡着這鶯鶯睡過的床。枕着這紅娘枕過的枕。吃的是珍饈。穿的是羅綺。住的是神仙洞。你昨夜聽我唱的那些曲子。唱着什麼露滴牡丹開。蝶戀蜂盜採。便死去小阿奴。奴也到泉台。還感激你的恩情深似海。就可想見你將來同爺爺好合起來。正說不盡的那種受用。在你身體上本不少了。什麼。你又何苦而不來。等待薛爺爺真個光起火來。將你打入血牢中去。你

再想放這馬後礮。可是遲了。有許多風流的女子。年紀也有比你輕。容貌也有比你貌俊。想同薛爺爺這宋玉般才潘安般貌的粉郎兒。來這麼一手。薛爺爺都是帶理不理的。有時浪起火來。將他們充做臨時的愛人。他們已當做是一等一的造化。就同落第的秀才。看見自己的名字。巍巍掛在榜文上一樣的快樂。何況薛爺爺真個看中了你呢。一個女孩兒。祇要今生快樂到了極頂。什麼貞節不貞節呢。那原是騙人的話。就因爲貞節二字。不知拆散了多少良緣。擱誤了多少女孩兒的幸福。我勸姐姐好好順從了薛爺爺。他要等我一句話。就是這一句話。鳳姐聽他越說越沒有好話了。連忙現出很誠懇的樣子。向他說道。姐姐這類話。把我耳朵都聽得腌臢了。一個女孩兒。不能保全名節。丟盡祖宗的臉面。一失足成千古



恨。再回頭已是遲了。我看姐姐也是好人家的女子。大略肚皮裏也包着一些女四書。列女傳。未嘗不明白那三貞九烈的道理。就因落到這種齷齪不堪的地方。目有所薰。耳有所染。一顆心便入與俱化。不知不覺的有些模模糊糊起來。請姐姐看看世間那些失節的女子。結果是怎麼樣。再看那些三貞九烈的女子。在世受人崇奉。死後當做天神一般敬重。又是怎麼樣。一個人祇要鑿喪了天良。便能做人所不能做的事。說人所不能說的話。死算得什麼。與其生時玷了名節。就不若死了化成血。化成水。倒干淨得多哩。不是我在這危難的時候。居然有這吃雷的胆。來罵着姐姐。請姐姐憑着自己的天良。捫着心頭想一想。看我這話說的對。還是姐姐那話說得對。這鳳喜本來是良家的閨秀出身。據他自己後來對鳳姐

說他父親還是一個孝廉公。一年前深處在紅樓綉閣之中。正如初開的一朵鮮花。他的身體是何等寶貴。如有什麼男子。蒼蠅兒想攢到他的梅花心裏。祇用一個指頭。在他身上輕輕一戳。那麼就該死定了。他平時見了面生的男子。也如畏避蛇蝎似的。他說一個千金的少女。若驟土這男子一眼。同這一男子說一句話。縱滌盡西江之水。也洗不盡那樣的污臭。毋如紅顏命薄。他不幸被郭林在無意間看上了他。一道硃書。幾句咒語。就容易將他弄進美人洞來。他那時也祇有拚着一死。要保全這女孩兒身體。毋如郭林真是他命中的魔鬼。打了幾個下馬威。又拿好話來安慰他。用手段來欺騙他。要傳給他的長生道法。他實在打不破郭林這一道關。可憐紐扣兒鬆。裙帶兒解。把父母清白的遺體。扁扁伏伏的聽郭

林糟塌得一場糊塗。女孩兒祇要打破了這羞恥的觀念。漸久反覺得天造地設的那一件頑意兒。是說不盡的苦惱。其中也有說不盡的快樂。不由累得芳心撩亂。同郭林打得火一般熱。郭林起初和鳳喜山盟海誓。大有不做正式夫妻不肯罷休的樣子。後來郭林對他的愛情。一天淡似一天。譬如吃東西一樣。隨便什麼山珍海鏟。老是吃那一樣。吃慣了也就覺得有些不好吃了。便又去弄別個女子。換一換脾胃。把鳳喜充列下陳。輕易也不去理一理兒。鳳喜屢想同郭林吵鬧。問一問誰教他當初罰出那樣的毒誓來。但看一般同儕的女子。照例被郭林姦污以後。經久俱淪爲婢媵。若和郭林吵鬧起來。就得照例送到血牢中處死。絲毫沒有通融。以此不敢向郭林多說廢話。自己反情願做婢女。做丫頭。因爲他在這種地

方所見皆是齷齪不堪的事。所聽皆是齷齪不堪的話。他覺得紅顏未老。恩先斷。心裏總有些不自在。便隨着一班歌妓。學着彈唱。有時悶坐在房裏。悶極無聊。也曾自己唱着曲子。給自己開一開心。及至薛星符和郭林相會以來。欲同郭林平分春色。星符自接受郭林這個條件。他的玩女人手段。亦復不弱。這地道中肥的瘦的。俊的俏的。隨便那個。郭林都可讓他們和星符發生了關係。這鳳喜也和星符有過春風幾度的緣分。又受星符的支使。來勸慰鳳姐。反被鳳姐這一節光明正大的話。將他這已死的天良。說得有些活動起來。耳根上早羞紅了一陣。半晌間只沒有回答。鳳姐見他已入彀中。益發把那三貞九烈的道理。當做一本三字經說給他聽。接連鳳喜也暗暗洒了幾點珠淚。慢慢說出自己的家事來。鳳姐低聲

道。原來姐姐還是縉紳家的閨秀。我聽姐姐告訴我這樣話。可惜我這時身體已不能恢復自由了。如何能救出姐姐呢。鳳喜附耳道。我已陷落在這廁坑不如的地方。毋論家主人的防範甚嚴。若放着我到外面去胡說亂道。他這所在不要成了瓦礫之場麼。何況我做了這種丟臉的事。縱能逃出他這一關。又有何面目再見我父親呢。祇是我想設法救出小姐。實在我的能力單薄。想不出可以解救的方法來。我心裏終覺對不起小姐。終有些難過。小姐以爲你的身體已不能恢復自由麼。小姐的氣功雖壞。雖被那東西點中了正穴。也不必吃什麼藥。用什麼解救的方法。小姐儘可放心。自有恢復自由的時候。小姐祇拚着一死。沒有保不了自己的貞節。鳳喜剛說到這裏。却見星符郭林已從門外走進來。心裏不由一跳。只

見他們不像曾識破的神氣。才放下這顆心。正要向前說話。忽然郭林向他說道。喜姑娘。你快些給他穿好了衣服。大師兄固然受不了他這路香火。他寧死也不肯和大師兄結歡喜緣。天下的絕色佳人。難道都死盡了麼。誰稀罕他這個龍蛋。快些給他穿好了衣服。將他押入血牢中要緊。鳳喜陡聽得這樣的吩咐。只不知是什麼緣故。連忙給鳳姐穿好了衣服。郭林看着鳳喜將鳳姐送入血牢。方才同星符去了。鳳喜暗暗問星符是什麼緣故。星符便告訴他這個緣故。鳳喜假着去監護鳳姐的題目。走到血牢外面。悄沒有一人。便向門縫裏低聲說道。祁小姐。聽清麼。我是鳳喜。鳳姐自打入血牢以後。惟有安心一死。耳邊彷彿聽着鳳喜的聲音。也輕輕回答聽見二字。鳳喜道。祁小姐。你父親已被家主人押起來了。家主人曾

對他大師兄說。說他在這一天以來。很有些心血來潮的樣子。後來搯指一算。說小姐是個天人。便勸大師兄死了這條心。不要破壞小姐的貞節。吃不着羊肉。還要累一身羶呢。家主人却算準在這兩天以內。定有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到我們這裏來。還不是甕中捉鱉。將這人送給他大師兄消受好夢。家主人雖不願他大師兄破壞小姐的貞節。縛虎容易放虎難。在勢又不能開脫小姐的一條生路。所以把小姐送這血牢中處死。偏巧尊大人又自投羅網。投到這地方來。我特地前來告知小姐。我不去把小姐陷在這地方的大概情形。去告稟尊大人。我心裏終覺有些對不起小姐。鳳喜聽到這裏。早不由心酸一陣。待要向他問話。却聽不見有人回答。鳳姐那裏明白在這一夜的時間。他父親到郭家村來。被那兩個東

西押在後院一株古樟樹裏。鳳喜此去通知他父親的消息。却被郭林殺了呢。因爲這兩種情節。在上集書中已經交過排場。這回也毋庸浪費筆墨。且說鳳姐當時問了一會。聽不見鳳喜答話的聲音。想到他父親又被拘押。他們既已將我父女弄進了陷阱。逃是逃不了。難道他們還肯放我父親回去麼。想到其間。覺得自己死了不值什麼。連累着父親千里尋兒。到頭來還是這樣結果收場。一陣難過起來。如同萬箭攢心的一樣。因此在血牢間哭了又睡。睡了又哭。也不知哭睡了多少時間。哭到腸斷聲盡的時候。幸得刁珠珠來解救了他的性命。又遇鍾維嶽連帶將他們救回嵩山。（事見第三集書中三十九回文字）于今鉄娘曾問鳳姐在郭家村經過的情形。鳳姐祇得對他實說出來。鉄娘道。我的算法。雖不能得知



其所以然。大致也還不錯。我便引你去見尊大人罷。說着。便挽鳳姐的手。出了丹房。剛行沒有一箭多路。却見他師傅大師兄。已同祁光走得前來。祁光相見之下。說不盡無限悲哀。鳳姐却把刁珠珠的事遺忘了。接連鍾維嶽便請祁光履踐三日前之約。吩咐石胆陪着祁光。送鳳姐到恆山去。他們出了嶽麓山洞。鍾維嶽又吩咐鉄娘。照着對待鳳姐的方法。給珠珠香湯沐浴。將他喚醒過來。師徒三人。當在那石道間談叙了一陣。珠珠才恍然明白過來。便拜給鍾維嶽爲師。學習道法。及至石胆從恆山回來。稟說鳳姐已做了朱師叔的徒弟。祁老法師因不忍父女分離。便住恆山石洞。不願回烏鼠山去了。至於珠珠在山洞間。想起他舅父黃國雄來。曾到鳳陽去探望一次。珠珠同鳳姐也不時往還。兩人情逾手足。投契的了不